

蔷薇岛屿

安妮宝贝



她的旅途注定只是一条漫无边际的道路
随时可以停留
随时可以失踪

2008 新版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蔷薇岛屿

安妮宝贝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蔷薇岛屿/安妮宝贝著.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-7-5302-0920-2

I. 蔷… II. 安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04927 号

蔷薇岛屿

QIANGWEI DAOYU

安妮宝贝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 × 1168 32 开本 7 印张 149 千字

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0920-2/I · 887

定价: 28.0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8572393

新版序

五本书在2008年1月一起出新版。不是作品集，也不是文集。是五本书的因缘，到了汇合的时日。里面的大部分书，都曾因为多次的再版，封面和版式一换再换。这一次它们将以互相统一的形式来出版。

第一本书出版时是2000年，开始写作，在1998年。敲落在键盘上的第一行字，第一个短篇小说，第一次随意信手署下女童式笔名，游戏人间的第一个自问自答。2008年，八本书。这些字在是非争议的喧嚣中行走，是孤僻而执意的旅人，有自己的目标所在。两边都不是家。

书一直在印。继续或者失踪，都不是紧要的事。那么多这样或那样的人，说这些字，这样或者那样，或试图把它评断成这样或者那样。热热闹闹，也都是无关的事情。这些字，微小自处，不过是偏僻山谷里幽蓝的一面湖，大雁也飞，燕子也过，风平浪静，从无留下痕迹。依旧不过是无用。

写了这些字，度过了十年。这是属于我的事情。其他的都不是。也无所谓是或者不是。这些字，被许多人阅读或议论，都不是存在。在被知会的瞬间，于暗中发出微光，如同只有在夜色里才能被发现

的萤火。这是它的生命。

这些字。对我来说，它们属于时间深处，黑暗本身。写在水面上。写在灰尘和光亮里。写在回声和沉默中。这些字。它们是一面镜子，映照人对春日，花鸟迁就。是一条道路，劈开大海，屏息前行，踏过之后，注定回头不是岸。它们在最初，亦不过仅仅是一种纪念。为了写给自己。

新版的封面，分别选取唐草，波涛，青竹，山茶，流线的传统图案。白色，灰色，杏色作为底色。旧日各异的版本，都已过期作废。新的开始，重新描下选定的色彩，自在又坦然。一切继续，一切都无恙，似乎如同最初。

只有心知道，岁月不宽宏，青春转眼落根结果，不见了花影缭乱。浓烈黯然已成为过往。时间里剩下流云幽幽，青山深深。旅人依旧在行路。

只愿世间风景千般万般熙攘过后，字里行间，人我两忘，相对无言。

安妮宝贝

2008年1月8日北京

目 录

1	自序
	unit I 行走, 行走
8	再见, 时光
46	旅行夜车
52	蔷薇岛屿
62	梳 子
68	消 失
72	赤道往北 21 度
78	在西贡
90	照 片
92	危险的美感
96	少年事
102	一 天
106	独自醒来
112	想起来的爱情
116	日 落
126	世俗生活
132	河 岸
134	香港记
	unit II 关于爱
140	一场上海烟花
152	水仙和彗星

自序

在上海写完《彼岸花》之后，我去了北京。那是2001年7月的事情。到写完《蔷薇岛屿》，差不多是一年的时间。这是我的第四本书。

这一年的时间，我在北京。北京的夏天炎热干燥，到处是明晃晃的阳光。渐渐习惯了这个北方城市。有时候想，也许我会一直住在这里。总体而言，我自己并没有任何家的概念。长期远离故乡和父母，在陌生的城市里生活，家对我来说，只是一间租住的小公寓。有厨房，有可以用来写作的木桌子，有铺着白棉布床单的干净大床，有一个可以散步的开满蔷薇的花园，有一条狗，有几个朋友。只是如此。

大部分时间里，我的生活里只有写作。一直离群索居。在北京，也是如此。

3月的时候，去了越南。这段旅途，准备了很久。出发的时候，

背着沉重的背囊，坐上飞往广西的航班，心里却很平静。心里有愿望，然后去做。这是一直以来的方式。

这是一个具备魔力的国度。它的炎热，它的苍翠田野，碧蓝深海，喧嚣街市，眼睛明亮笑容坚韧的女人们。从河内开始，沿着海岸线从北到南，一直抵达西贡。然后从西贡坐船到柬埔寨。从柬埔寨飞回香港。香港是旅途的最后一站。

没有能从柬埔寨再转到老挝，泰国，尼泊尔。因为炎热和疲累。但我知道，如果有再一次，我的路线会蔓延得更长更远。也许会走上半年或一年。这次旅行，一路上，想着要写的新长篇，想着自己生活里的一些问题。越南给我的经验，比任何一个城市都更为深刻。

这样的喜欢河内。还有那些夜色中灯火闪烁的寂静小镇。在高山顶上的小旅馆里，能看到离得很近的繁星。让人心存感激。

这本书，记录了一些旅行的细节。用了自己拍摄的照片。因为旅途的颠簸流离，很多印象深刻的场景，都没有可能拍下来。但我还能用文字和回忆来做下记录。而留下的照片里，保存了瞬间的感动。自然，这些照片都很粗糙，很个人化。我并不是从一个摄影师的角度，去拍摄这些图片。那一刻，我只是一个过路女子。

现在看来，能在旅途中留下记录，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。照片，文字，书，还有感情。这些都是时光曾经存在的印记。我们的生命亦是一段看不到终点也无法有归途的长路。

从童年开始，我就在幻想通向远方的路途，这种追寻，对我来说代价甚为巨大。它使我的生活因为和其他人不同，而一直沉浸在孤独之中。这也是所有对生活的真相产生怀疑，不愿意屈服的人的孤独。如同宿命。

但我一直相信，人要抵达彼岸，必须先经历黑暗和痛楚。就像一个人的生活态度。这并不是简单的悲观或乐观，颓废或积极的问题。它是一种过程。

父亲的离开，对我产生的影响极其深重。我相信这种怀念，不会随着时间消失，而是会变成一种更为广博和沉默的苍凉。它使我对爱和生死的问题，重新产生反省。而最重要的问题是，面对那些爱你的，死去或活着的人，你该如何继续。微笑并且温暖。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少年开始，就一直对死亡抱有亲近的人来说，所承担的东西，更为深不可测。

所幸的是我一直在行走，并且写作。始终有勇气。一如我的母亲和奶奶，这些家族里善良、母性而坚强的女子。

所以这是一本关于旅行，爱和生死的书。也是我在四本书里一直重复探索的命题。这些命题永无止境。在我的新长篇里，应该有机会做更深入的探索。

光本是佳美的，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。人活多年，就当快乐多年；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，因为这日子必多，所要来的都是虚空。（《圣经·传道书》）

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手里的时间还有多少。生命只是一场幻觉。你知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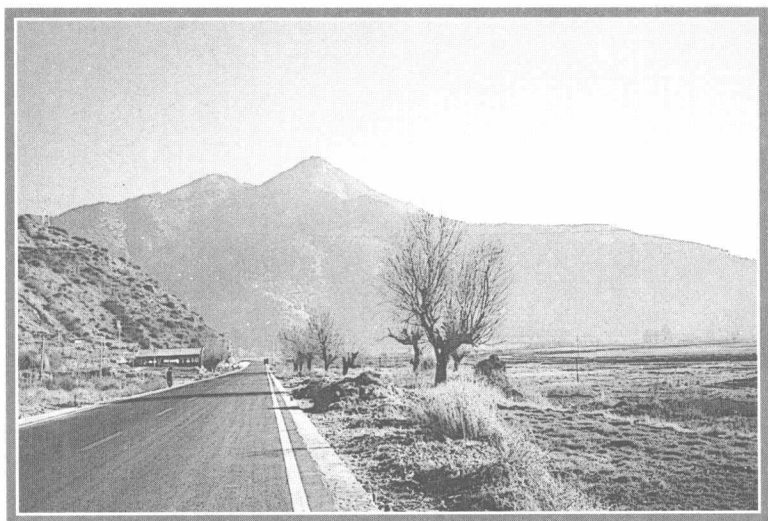
我写这本书。是为了纪念。

纪念我们曾经走过的长路。最终的虚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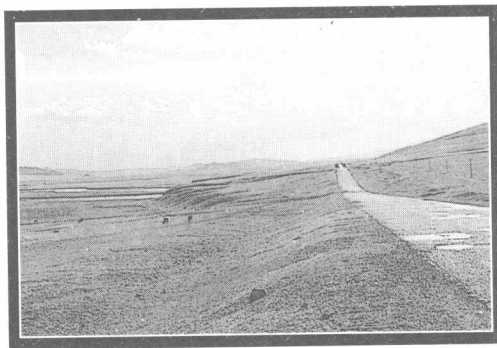
安妮宝贝

2002年7月 北京

这本书是给父亲的



行走，行走



unit 1

.....



>>>

让我们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去。苏。

零壹篇
「再见
,
时光
」

她说，当一个人快死亡的时候，他会经历潮状呼吸。那是生命停止之前最后一段呼吸。汹涌极了，就像大海的声音。

她说，苏，你不会听到这些。你听到的大海的声音，是有生命力的。是幻觉中的。而我听到的声音，是属于死亡的。是真实的。

她与苏去看大叻的火车站。在海拔近1500米的高山顶上的火车站，古老的火车只能象征性地开出短短的距离。但依然有乘客。结婚的新娘和她的家人，坐在候车室外面的廊檐下。木门上贴着时刻表。他们等待两点半的那次火车。只是一个仪式。

灼热的午后，阳光明晃晃地四处流动。新娘的白纱拖在木椅子下面的沙地上。苏走过去，把手中的一朵淡粉红的月季递给她。她说，我要给你拍一张照片。她说“要”而不是“想”。

她取出摄影包里的哈苏，半蹲下身，用连续的快门，拍下廊檐阴影下的新娘。她的崭新婚纱，和背后烙满时光印痕的埃及蓝的木门。她移动着角度，身体像一头敏捷的豹子，充满粗野的活力。她的脸在瞬间里进入专注的状态，忘了世界的存在。

月台边上有一节火车车厢被废弃了，划满锈迹。铁轨延伸在长满野草的空地上，远处，是盛开的虞美人，在风中轻轻招摇。天空这样的蓝。有一段旧日的时光被凝固在此地。她们一直没有说话。

苏对她说，成为一个摄影师，唯一的幸福，是在于对时间的获取。如果美只存在于一秒，那么我对它的观察，会增加到两秒，然后喀嚓，把它凝固。她说。当然，在大部分时间里，我像大部分人那样，只是在浪费底片和药水。

好的照片，应该能留下世界绝望的美感。那种逝去的漫漫时光。

就在两年之前，苏开始自由摄影师的生涯，带着相机到处旅行和拍摄。她居住在上海，曾同时为数家知名的时尚杂志工作，包括时装，广告等种种商业性的订单。在行业里她有她独特的风格和名声。然后她辞了职，成立工作室，和出版社合作，按照主题做摄影集。这一年，她的主题是海。她来到了越南。她的书用了一支英国乐队 Cure 的歌名：From the Edge of the Deep Green Sea.

在赤道炎热漫长的夏季旅途上，两个女人的邂逅。她们都已经过了25岁，独自旅行，忽略过往和历史。两个人绝口不提。一个是摄影师，在上海。一个是不再工作的写作者，在北京。

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停止了写作，有一年她的时间用在了睡眠，对着菜谱做菜和行走中。在电影的出场里，她变成了一个旅行者。整整一个巴士车的鬼佬里，唯一的中国女人。脸上有长期离群索居的

流离生活的痕迹。她的背囊很庞大，因为里面放下了包括枕头等所有细小的熟悉的物品。没有安全感的人，都是这样。带着所有的旧物转移。

她是在每一本书里出现过的女人。她们是一个人。是唯一在出发在行走告别着的人。这是我的写作。是我为之而写作的唯一原由。

她在大巴车上睡觉。和那些鬼佬一样，把衣服塞在脖子底下睡眠。把光脚蜷缩在椅子上，或者伸直在过道上。醒过来她就喝大瓶的饮用水。她很少吃东西。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凝望窗外的夜色，但没有任何的趣味盎然。只是平静。

她的旅途注定只是一条漫无边际的道路。随时可以停留。随时可以失踪。

有时候我们都这样的伤心，但从不表达。就如同我们从不说爱。从不。爱是被封闭被禁忌被拖延被搁置的。这样的爱，是我手里唯一的救赎。所以我被我的罪吞噬。

她看见站在学校门口的父亲。她在郊外的小学里读书。学校在一座破庙里，有一片露天的天井，长满开黄花的野草。她被寄养在一户种棉花的农民家里，父亲每个星期六的黄昏来接她回家。他把